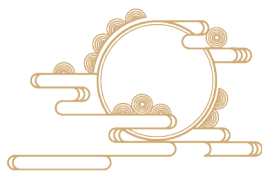


热历史

# 薪火清明



□孙葆元

清明之节来源于火。公元前636年，晋文公姬重耳的恩公介子推不受封赏，携母隐居绵山。屡寻不获后，晋文公下令火烧绵山，本意是把介子推逼出来。大火烧了数天，不见要找的人，兵士搜山，在一棵被烧焦的树下找到已成灰烬的介子推和他的老母。晋文公大恸，年年上山祭祀。这一天正是清明。

以一个故事延伸出的意义构建佳节，是中华文明的传统。一如端午节纪念屈原的载体是汨罗江，清明节则是绵山。端午节的托喻是水，水上龙舟竞驰；清明节的仪式则是火。曾经举火迎新的传统在岁月中淡去了。曾几何时，我们的先祖奉行着点燃圣火的清明。举火之前必须熄火，熄火是对绵山那场大火的反思，那场火的确烧得愚蠢，断送了一个追求个性的人物介子推的性命。熄火就吃不到烹制的食物，便称“寒食”。众人皆认同的一个生活惯例就是节。按农历，冬至后一百零五天为寒食节。寒食节持续六天，前后各三天，家家停止炊烟，于是三天前就要备下食品，用于寒食节的冷餐。晋中一带的人家极敬重这个节日，家家蒸枣糕，用柳条穿起来插在大门上，谓之“子推燕”。南宋《梦粱录》记载：“凡官民不论小大家，子女未冠笄者，以此日上头。”可见，宋朝的成人礼也会在这一天举行。寒食节的第三日是清明。清明日出门祭扫，并不焚烧纸钱，而是把纸钱挂在坟旁的树枝上。如果置身外地，便登上高山，将纸钱抛向空中，叫“攀钱”。寒食与清明是一个节气的两个程序，当程序的环节被省略，节日的概念就发生混淆。

当代人对清明的理解是祭扫和踏青，省略了对火的重启。有熄火必有重燃，重燃是清明节一个重大的活动。据记载，宋宫在这一天群臣云集乞火，官家会把新火赐给群臣。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活动，如同国家公祭。新火是开端，也是以后日子的肇始。岁月是有阶段的，有终便有始，年年岁岁构成绵长的历史。

我们只记得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，其实清明咏新火的诗更多，从这些诗句中我们看到新火传承：唐时的一个清明，张继登上苏州城的西门，从阊门望下去，几乎家家熄火寒炊，于是他写下诗句：“试上吴门



▲温晚峰国画作品《千古孝贤介子推》

窥郭那，清明几处有新烟？”韦庄的《长安清明》则写出了皇家赐新火的仪式：“内官初赐清明火，上相闲分白打钱。”“白打钱”是玩蹴鞠游戏胜者的赏赐钱，他在说，唐宫里除了在清明这天赐新火，还举办蹴鞠比赛，胜者能得到赏钱。贾岛更细致地描写了清明节的新火：“今日清明节，园林胜事偏。晴风吹柳絮，新火起厨烟。”先人的墓祭拜了，灶头的新火燃起了，人生又进入一个新的年轮。杜甫则说得简洁：“朝来新火起新烟，湖色春光净客船。”

转眼到了宋朝，新火的习俗延续着。王禹偁是山东巨野人，忆起当年的读书生活说：“昨日邻家乞新火，晓窗分与读书灯。”苏轼在密州任知州，在超然台上写下“寒食后，酒醒却咨嗟，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，诗酒趁年华”，一举把新火写到炉火纯青处。由此可知，新火的传统遍及齐鲁大地。

火是人生的希望。山顶洞人自从认识了火，就把火种保留下来。这个火绵绵延延燃烧了五千年，照亮黄河流域，也照亮世界。无独有偶，1896年希腊雅典举行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也举起了圣火，奥林匹克的初心是用体育竞赛祭祀天神宙斯，每一届新的聚会都有新

火点燃，运动场上那座火炬塔燃起的是“更快、更高、更强、更团结”的精神。

火燃烧着，燃烧出诗意，这个诗意已经不仅仅是“且将新火试新茶”，它有了更深远的含义，薪火相传，是一个个历史片段和这些片段宏大的续章。

完成了这个有关“火”的仪式，人们就可以走出去看一看新的春天了，此习俗叫“踏青”，也叫“踏春”。华夏博大，古人踏青的时节并不限于清明，二月二、三月三，都是踏青的节日，各地因地因时而定。郊野青草生发，生发的还有人们那颗跃跃欲动的春心。怎样表达心中的欢悦呢？那就是走出去，在如茵的青草上走一走，甚至打个滚儿。于是诗又来了，孟郊说“一日踏春一百回，朝朝没脚是芳埃”，他是在城外的某个地方行走。杜甫说“江边踏青罢，回首见旌旗”，他是到江边踏青去了。苏辙也去了江边，他曾在熙宁九年那个中秋接到兄长苏轼的问候，此时以《记岁首乡俗寄子瞻》问候远方的兄长：“江上冰消岸草青，三三五五踏青行。”可见踏青是结伴出行的，或家人一同，或挚友并肩，或情侣携手。杜甫的《丽人行》说：“三月三日天气新，长安水边多丽人。”踏青地仍然在江边，这条江是长安的曲江，踏青的是杨贵妃姐妹。从皇家到百姓都遵循着清明的法则，迎接春的到来。一年一迎接，清明相似，人却代代替换，就构成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传承。

还是回到清明的起点。在晋国的绵山，晋文公悲痛欲绝，无以寄托哀思，于是下令把介子推母子依托的那棵树带回去，树已经烧成枯木，他命工匠做了一双木屐穿在脚上，每当想起介子推，就望着脚上的木屐呢喃，悲哉足下！由此，“足下”二字就成了君王对爱臣的通称。

全人类的节日，每一个节日都是那个民族文化的凸显，当一个节日到来，讲讲那些故事，就知道我们的来处，故事里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去处。故事多长，我们走过的路就有多长。新时代的清明，无须苦度那个寒食节，也无须举火点燃新的生活，但是，有一个火种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，每逢历史关头就把它点燃，这是华夏的薪火。

（《齐鲁晚报》）

古事汇

## 古代的隐士

□马光水

许由，可谓上古时代第一位隐士。相传尧帝知其贤德要把君位让给他，他推辞不受，逃于箕山（今河南登封）下，农耕而食；尧帝又让他做九州长官，他到颍水边洗耳，表示不愿听到这些世俗浊言。后世把许由和与他同时代的隐士巢父，并称为巢由或巢许，用以指代隐居不仕者。而尧、舜禅让的故事，作为民主思想的最早典范，一并成为千古美谈。

一部《水浒传》从头到尾打打杀杀，对女人也十分不友好，好在

安插了几位隐士，不然江湖就太硬邦邦了。道士与僧人不算，燕青的莫逆之交许贯中算一个。许贯中相貌古怪，丰神爽雅，曾参加武举应试，应该有些本领。待他看清奸邪当道，便选择山明水秀的大匡山孝敬老母，寄情山水。那日许贯中见到几十年未曾谋面的故交燕青，硬拉着他到大匡山深处做客，一叙往日交情。燕青临走，他又送一幅三晋山川城池关隘图。什么地方部队可以驻扎，什么地方可以埋伏，什么地方可以攻入，都标得清清楚楚。另外，施耐庵还写了一个隐士团队。当宋江来到江南攻打苏州

时，遇到困难。好在李俊、童威、童猛在榆柳庄遇到费保、倪云、卜青、熊狄成，结为兄弟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苏州城才被拿下。当宋江坚意相留、报功封官的时候，费保等人执意回榆柳庄，在太湖打鱼为生，过快乐的渔民生活。

隐士的生活，一般除了山，就是水。东汉版“许由”严子陵与汉光武帝关系好到同榻而眠，却不肯做官，隐姓埋名，退居富春山。严子陵这种不慕富贵，不图名利的思想品格，一直受到后世的称誉。范仲淹撰《严先生祠堂记》，有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”的赞誉。今富春山南麓的严子陵钓台是一著名文化景点。

（《安庆日报》）

文史拾零

## 李白的别称

□孙琴安

李白字太白，故有“李太白”之称，这已广为人知。他在家族中排行十二，按照唐人行第，诗友在诗题中又多称其为“李十二”。虽然李白自称祖籍为陇西成纪（今甘肃省秦安县），先代于隋末流徙西域，但其出生地却在中亚碎叶城，唐中宗神龙初年随父潜回广汉，居于绵州彰明县青莲乡（今属四川省绵阳市），故他又有“李彰明”的称呼。

李白年轻时的偶像是孟浩然，曾在《赠孟浩然》一诗中说：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”他学仙求道，也想做一名隐士，却又有“济沧海”的雄心，想建立一番功名。在唐玄宗天宝元年来长安求仕，出入玉真公主的别馆。朝官贺知章读罢其《蜀道难》一诗，惊呼“其谪仙人也！”自此，李白诗名大振，又多了一个“谪仙人”的美称。也是在玉真公主的推荐下，爱好诗歌的唐玄宗召见了李白，命供奉翰林，留在宫中专门写诗。由此，李白又被称为“李供奉”或“李翰林”。

他的别称还在增加。李白少年时曾任侠学剑，他在《与韩荆州书》一文中说：“白，陇西布衣，流落楚、汉。十五好剑术。”《新唐书·李白传》也说：“然喜纵横术，击剑，为任侠，轻财重施。”他早年离开家乡蜀地，便是“仗剑”独行。正由于这些原因，后人又送他一个“剑仙”的美称。

因李白性嗜酒，“但愿长醉不愿醒”，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中说：“李白一斗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故又赢得了一个“酒仙”的美名。

李白的生命终止了，但别称还在延续。如晚唐诗人张祜《梦李白》开篇即云：“我爱李峨眉，梦寻寻不见。”这里的“李峨眉”，就是指的李白。

（《科教新报》）

生活史

## 古人聚会有雅趣

□林金石

春天是一幅流动的画卷，而暮春时分，则是这幅画中最柔美、细腻的一笔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古人对于暮春的钟爱之情溢于言表，他们不仅在诗文中赞美这个季节，更在现实生活中以各种形式的聚会来庆祝和享受暮春的曼妙时光。

古人的暮春聚会，往往选在花园、亭台或山林，因为这些地方不仅景色宜人，且能够让人远离尘嚣，亲近自然。如唐代诗人王维就是在山林里与老友相聚写下了千古名篇《鸟鸣涧》，其中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的意境颇为悠远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朋友们相聚，或品茗论诗，或对弈谈禅，享受着春天的宁静与美好。

古人聚会形式上非常讲究，有的以赏花为主，如赏牡丹、赏桃花等。唐代诗人刘禹锡的《赏牡丹》诗句：“庭前芍药妖无格，池上芙蓉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便生动地描绘了赏花聚会的盛况。在这样的聚会上，人们不仅欣赏花朵的美丽，更是通过赏花来寄托自己的情感和理想。

除了赏花，文人雅士们还会举行诗会，以诗会友，以诗传情。宋代词人苏轼在《和子由池水怀旧》中写道：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”这样的句子不仅表达了对往昔岁月的怀念，也展现了诗人们在诗会上相互切磋、共同进步的情景。

暮春的聚会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便是品茶。茶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自然也是古人聚会不可或缺的元素。陆羽在《茶经》中提到：“茶之为用，味至寒，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。”在暮春的暖阳下，一壶好茶，几盏清杯，伴随着朋友们的谈笑风生，无疑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。

当然，古人的暮春聚会也少不了音乐的陪伴。琴棋书画，是古代文人四艺，其中琴乐更是雅集的灵魂。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中写道：“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。”这样的描写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音乐与和谐的聚会现场。

在这些聚会中，古人不仅追求物质上的享受，更注重精神上的交流和提升。他们在自然的怀抱中寻找灵感，在朋友的陪伴中感受温暖，在诗歌和音乐中寻找心灵的慰藉。这种聚会方式，不仅体现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，也反映了他们对文化传承的重视。（《文汇报》）